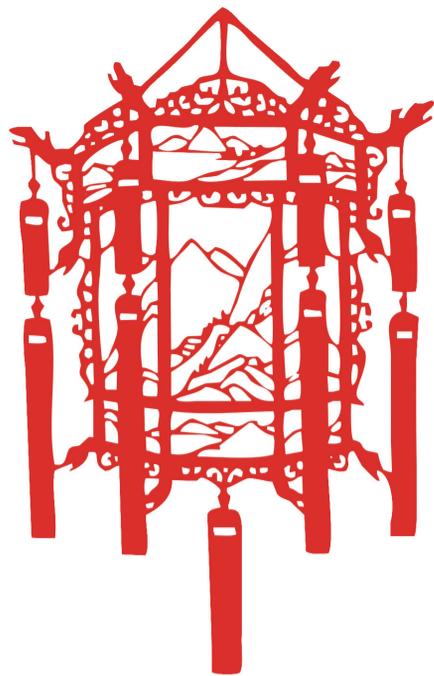


花灯次第燃起，斑斓的色彩涌入眼帘，照亮了思乡的路。
上元佳节即至，轻柔的话语已暖耳畔，洋溢着亲昵的情。
花好月圆，天涯剪灯，海南古时的“灯人灯事”，亦在岁月的彼岸，弹奏起春的祝福，
漾来一帧帧的光景……



海南古时的灯人灯事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

闹花灯：

“满城罗绮扬香风，闹看星球火树红”

花灯祈福，无闹岂欢。

还未到上元，古时的海南，就已经有人“酬愿立天灯，缚竹木高二三丈，然灯于笼”，而且一直亮灯到正月底，“悬挂彻夜，月尽方倒”。元宵节当天，又在大路上竖起高高的竿子，张灯结彩，“于通衢立竿，松竹叶结篷，缀灯于上”。虽然这般场景，不如帝都元宵盛景，像唐玄宗先天二年(713年)，皇宫外立有20丈高的灯轮，上结灯彩五万盏，“百里皆见，光明夺月色”，但是“海南元宵，那人各张灯高架，旁突于通衢，巧奇百出”，“灯起十一日，而胜于十五，撤于十八夜”，“装僧道狮鹤鲍老等剧，又装番鬼舞象。编竹为格，衣布为皮，或皂或白，腹阔贮人以代行舞”等热闹景象，也吸引了百姓“远近聚观，儿童走卒歌舞欢呼不绝”，“烧炮熿，剪火地鼠炮、花筒，环街迎送”，府城也因此多晚解除关城门的禁令，“城门因以弛禁连夕”。大明海南卫指挥副使王弘亦触景感慨“幸分一夜之光”：“海南僻在一隅，人情如此，亦足以见太平气象。闻万户以下，约太守曷往会之，所谓独乐不若与人，少乐不若与众，盖亦小同于俗也。”

琼州府城张灯结彩，所属州县亦热闹非凡。如东北部的文昌，《咸丰文昌县志》便载，自正月十二夜起，就“曰‘开灯’。作灯市，剪彩为花及鱼虾、走马各样。村庙中竞闹锣鼓，张华灯，舞龙虎之戏”，有的人家还“掇灯球归家，置席下，以许生儿则灯”，即摘盏灯球带回家，压扁后放在席子下，取“灯”和“丁”谐音，期盼添丁。这一习俗当源自闽粤。在闽粤一些地方，至今仍有添丁之家买新灯悬挂的习俗，挂灯“贺生”。孩子过第一个元宵节时，家人还要到祖庙“敬公”，并挂上一盏元宵灯表示添丁。到了上元节，文昌城乡更欢天喜地，“十五夜，家各张灯，用糯米制丸为元宵，并

设肴饌以祀祖先，谓之‘小年’。聚吟曰‘灯会酒’。而在当晚，妇女儿童也各有乐趣。“儿童烧炮，放流星，打秋千。妇女夜间相邀撷园中蔬菜，曰‘采青’，以兆生子。”

在东部的会同(今属琼海)，《乾隆会同县志》也记录下了未到十五已喜气洋洋的景象，“先数日，作花灯，献神庙寺观，遍悬公署。每设火树、秋千，放烟火，妆故事，舞狮，杂剧丝竹迭奏，焰灯设谜，游观达曙。”在西部的儋州，《民国儋县志》亦载文见证：“上元于通衢立竿灯，结篷缀灯于上，烧燃放火树、地鼠，又放谜灯”，而且“自十一日起，至十六夜止”。在南部的崖州，《光绪崖州志》称，“元宵前后，都里迎神张灯，扮演故事，谓之迎灯。”而且“自元日至此，昼打秋千，夜放天灯”。

正月十五闹元宵！灯火鳌山熠熠，金簧并奏彻晨。如此景致，难怪明朝琼州左所诗人兼书法家杨碧，会兴致勃勃，吟诗以记：“满城罗绮随香风，闹看星球火树红”！

扎花灯：

“药火高悬十二层，谁家奇巧少年能”

灯笼易做，精品难扎。

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，花灯堪称是彩扎、裱糊、编结、刺绣、雕刻、剪纸及诗词书画相融合的综合性艺术。如清人《清波小志》中提及“伞灯”时就称，这种灯有圆形，有六角形，多用磨得像蝉翼那样薄的棉笺缀成，上面镂有的人物、花鸟等，细得有如蚕丝，做得非常精致。做一盏伞灯，需要花一年时间。再如“无骨灯”，《武林旧事》载，其制作方法是“用绢囊贮粟为胎，烧缀而成，将粟除去，则如同玻璃球一样，景物奇巧，前无其比。又做一大屏，灌水转机，百物活动。”

与伞灯、无骨灯相比，走马灯的制作相对简单，但也颇费工夫。《正德琼台志》载，元宵佳节，琼州府的“公宇富家”不仅要据《列子·汤问》中的神话传说“巨鳌戴山”做鳌山灯求吉祥，“或缚竹

糊纸为鳌山灯”，还要安排能工巧匠做走马灯，“用通草雕刻人马故事，彩绘，衣以绛罗，中闳机轴，系以丝线，或用人推斡，烟嘘沙坠，悉成活动。又剪纸为人马，于灯内团走，曰走马灯。”即在灯内点燃烛火，利用其产生的热气流，使叶轮带动轮轴转动。而轮轴贴有多种剪纸，火光将其影像投射在灯笼外屏，便有了你追我赶的“走马”效果。另外，还有一种轮袞灯，用丝线带动转轴，靠人推转旋转，“贵介每夜群游，多着披袄，袖椎子随行，手拈齿剉前轮袞灯。其制围径二尺许，外扎竹筐以护，沿街轮袞，机转而烛不动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列举的26项中国古代重要发明，便有走马灯。而且时至今日，海南的民间匠人们也是按照“古方”来扎走马灯，《海南民族民间工艺美术》详细披露了制作过程：海南常见的走马灯，灯身为六棱柱形，灯内共有三层之多。外屋为灯笼的骨架，第二层为立轴，内层为旋转叶轮，每层都糊上剪纸的门、窗等作装饰。叶轮下边，立轴底部近旁，装一油灯架，当点灯时，产生的燃气上腾，推动叶轮，使之旋转，立轴中部沿水平方向悬挂数根细丝，每根细丝都系着一件纸剪的人、马、鱼等，夜间点灯后，纸剪的人、马、鱼等随着叶轮和立轴而旋转，产生出舂米、搏斗、劳作、游鱼等生产生活画面。

走马灯街巷亮眼，其他灯也光彩溢目。瞧，古时府城的元宵灯会上，“又有剪灯、花灯、纱灯、篾丝灯、蕨藜、梅花球、媳妇、莲花，名称不一。”相比之下，谜灯虽然热闹，“题写诸经书典故，鸟兽、花木、物类，暗蓄事义，作为诗词，粘于方纸、灯笼。谜中，喝采揭之。”但在扎灯技巧上倒是有些小儿科了。

提起扎灯，海南古时的手艺人堪称心灵手巧。像前文提及的“夜放天灯”的天灯，制作起来亦需要多道工序。《海南民俗概说》称，这种灯多采用竹片和油纸制作，为长圆形，上封顶，下开口，通常高1.5米，口径1米，底部正中用竹片或铁丝制一个圆圈，贴扎紧固。圆圈中间再用几条铁丝交叉牵拉着，并沿中心点织成网状，以便盛放油料(油料一般为一团蘸饱油类的碎布)，灯下还装着俗称“火鸡”的长长的尾巴，在灯升空后宛如一条火龙。

鱼龙夜舞，灯美人欢。王弘在啧啧称赞之余，亦不由得想打探一番，这些巧夺天工之物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，“药火高悬十二层，谁家奇巧少年能？”

咏花灯：

“一轮宝月明如昼，万斛金莲开满城”

灯若有生命，诗便是灵魂。

面对上元花灯，不仅王弘感慨“江右梦回中国路，海南人做上元灯。云龙自北争先睹，天马于今喜欲腾”，并兴致高昂，“老兴尚知犹未减，广寒何日约同登？”明朝琼州郡守方向，也即兴而吟：“百尺竿头有路通，彩绳摇曳曳东风。谁将一线牵消息，泄漏春光满眼。”明朝名臣、被尊为“岭南巨儒”的崖州进士钟芳，亦逸兴遄飞，写下“灯火千门夕，星河万国辉。他年沧海上，还拟仗余威”。明朝南京礼部尚书、定安进士王弘海同样妙笔生花：“宝马香车意气骄，春城游冶斗妖娆。星衢月市行应遍，一刻千金是此宵。”其亲家，明代陆川知县、琼山人张子翼泼墨应和：“星桥元夜转新晴，节序人间万炬明。满座催花荆树合，半尊迟月斗云横。”清朝琼山人王承烈长子、道光年间拔贡王廷傅则独辟蹊径，寄兴寓情：“待到元宵灯火夜，偷青人乞石狮子”，聚焦海南元宵佳节偷青、摸石狮的习俗……

灯是思乡曲，灯映万家欢。上元佳节，纵是问道高人也诗兴大发呢。瞧，南宋琼山人白玉蟾正接连挥毫，写下《上元翫灯二首》，“上界天宫此按行，五云深处有箫笙。一轮宝月明如昼，万斛金莲开满城。”“碧玉融成万里天，满城罗绮竞春妍。柳梢挂月黄昏后，夜市张灯白昼然。”或许，对于这位道教南宗五祖来说，与民同乐，才是“吾一身即天地，天地即吾一身，天下之人即吾，吾即天下之人”之真谛呢。在他与友人的眼中，灯有灵，“青灯知有喜，花发满堂红”“照破乾坤事，能攘日月功”；人如灯，“人生何似一杯酒，人生何似一盏灯。蓬菜方丈在何处，青云白鹤欲归去”。就在灯月交辉之时，“禅不用参，道不用学，行住坐卧，是大圆觉”，偈语已成，道法自然！

白玉蟾乐灯乐大道，苏东坡上元留诗文。北宋绍圣五年(1098年)的上元夜，是苏东坡在儋州度过的第一个元宵佳节。因儿子苏过应州官张中邀请，他独坐居所，作《上元夜过赴僧守召独坐有感》，“静看月窟窗蜥蜴，卧闻风幔落蛸蟊”，回首往事如梦：“灯花结尽吾犹梦，香篆消时汝欲归”。或许此时，他已如《正德琼台志》杂事篇中所传，遇到了春梦婆为其指点迷津“世事只如春梦耳”。次年上元，苏东坡欣然于“良月佳夜”接受了当地“老书生数人”的邀请，“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，看汉黎同胞杀鸡饮酒欢度佳节直到三更天，并“放杖而笑”，作《书上元夜游》，笑功名利禄皆浮云，感慨人生如风灯石火。

月隐月出，灯起灯落。月下有赏不完的花，花下有诉不完的情；灯下有吟不完的诗，诗中有思不完的人。又一个上元佳节，但愿花长开、情长在；祝福人长乐、灯长明……



古人上元节闹花灯